



■刘晓飞 摄

客家酿豆腐

■燕 苾

对于我这种懒洋洋的客家女来说，做酿豆腐是最简单不过的事：热油锅，将豆腐全部扔下锅里煎，再把肉馅倒在豆腐周围，撒上盐、葱花、淀粉、倒适量的水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焖、小火收汁，然后起锅——豆腐虽然黏黏糊糊不成形，没有卖相，勉强强下饭也是可以的。

那时刚出来工作不久，父母突然袭击，来到我的出租房时，我正在手忙脚乱煮这个菜。父亲看到锅里打火锅似的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一块完整的豆腐，笑得差点撞到门框上。对我说：“千万别跟别人说这就是客家酿豆腐，你这个最多就是懒人豆腐。”

客家酿豆腐是客家人非常喜爱的一道菜，逢年过节，一早就开始磨豆腐，从黄豆碾片脱壳开始，到磨豆浆，再到将豆浆加压成形……一直到酿豆腐，煮豆腐，吃豆腐……可谓从早忙到晚。久而久之，吃酿豆腐给了客家人很深的仪式感。

剁馅、煎炸，洗葱花……曾经在那间小小的土屋内，母亲的身影不停地忙碌着，我喜欢乖巧地守在灶台前，给母亲打下手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我小小的影子和母亲的影子重合，在泥墙上摇摇晃晃。虽然那时候的豆腐没有现在那么多材料，酿的馅肉少菜

多。但是煮出来后依旧美味可口，多汁好下饭。在物质匮乏的过去，这已是非常难得的佳肴。我喜欢吃酿豆腐，喜欢咀嚼这种简简单单的幸福味道。

工作以后，我常常一个人下班后自己去市场买来豆腐鼓捣。最初我也是想做得有模有样的，还曾拿小勺子小心翼翼地在豆腐上挖坑，填肉馅，可是豆腐还是在我手里碎得不忍直视。从小就看大人酿豆腐，似乎很简单，将肉馅往豆腐中间一塞就成了，而到了自己做的时候，却难于上青天。当我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生这个事实后，就简单多了，将所有材料往锅里扔，熟了就出锅，一个人多多少少也能在孤单中尝一尝想家的味道。

如果只能有一道菜代表思乡之情，在我看来非客家酿豆腐莫属了。成家以后，我再也不用一个人去煎“懒人豆腐”了。婆婆是非常勤劳的客家女人，只要她在家，总是要煎两大锅酿豆腐，叫上叔叔婶娘大姑带着弟弟妹妹们过来吃。我和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地坐在饭桌前，又开始品尝美味的酿豆腐。而我的女儿小乖则坐在婆婆怀里，笑得天真无邪。我从婆婆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，在我脑海中摇摇晃晃。突然明白：婆婆也是妈，婆婆煮的豆腐，也是客家酿豆腐。想到这，心里就暖暖的。

一袋旧衣服

■胡剑英

妻子上夜班，我先推出电动车，在楼下等她。

“出发。”妻子提一个红色塑料袋下来，不知装的什么，放在车篮里。

时间有点紧，赶到公交车站，妻子揉揉脸：“变天了，一夜成秋。忘了那个塑料袋了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”

我以为是她出门顺便带下楼的垃圾，便笑答，这容易，立交桥下就有垃圾筒，你走。

“别乱扔！放旧衣回收箱里！”妻子上了公交车，隔窗嘱咐道。

路边有几个建筑工，此时还在寒风中忙碌。

我想到以前，也是秋风瑟瑟的夜晚，妻子喊上我，将几件秋冬时节穿的衣服送给在工地做事的哥哥。我们一起进入宿舍，看到哥哥的床上仍铺

着凉席，如凛冽秋水，被单缩在墙角，似乎也不胜寒气。

“都是我家老胡的衣服，洗过了的！我们明晚送床被子过来！”得知哥哥的工资还没发下来，我妻子又气又恨，临了又安慰几句。

现在哥哥已不再外出打工，做出租拱门的生意。我们送给他的毛衣、羽绒服、棉被，都用报纸包好，放大柜子里，也于心底收藏一份温暖的记忆。

我怕唐突，也怕拒绝，归家路上，我把打算送与建筑工人的那袋旧衣服，双手投进了一个回收箱里，像投进一团柔软又温暖的火。

当妻子发来微信问询，我记起一句唐诗：寒到君边衣到无？手指有点僵，屏上无声划动着：“自己保重。到时迎归。”

17岁那年的中秋

■李仙云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每到中秋月圆之夜，听到王菲这首歌，她那空灵的嗓音里透着的苍凉，仿佛天籁一般，总能让我的眼眸有一种湿润的潮汐在涌动。一首老歌足以唤醒一段尘封的记忆，也让我一次次重温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浓浓暖意。

我17岁读高一那年，突因一场灾难造成脊髓损伤。那年的中秋之夜，我躺在截瘫康复医院的病床上，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脊椎骨手术，麻药开始散去，刻骨铭心的疼痛让我脸色煞白。实在无法忍受时，就咬着衣袖暗自啜泣，为自己痛得撕心裂肺的伤口，也为自己看不到希望的未来。母亲坐在病床边，疼惜地轻抚着我的发丝，望着我干裂毫无血色的嘴唇，不时地将水果罐头碾碎送至我的唇边。父亲在一旁喃喃自语：“可怜了我的仙娃！”

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中秋之夜，母亲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，拉开窗帘对我说：“你看中秋的月儿多圆啊，我娃经过这个大难，病过了，病也就过去了，以后就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的。”疼痛已吞噬了我所有的兴致，望着清冷的月色，我悲从心头起，侧过脸怏然涕下。

突然，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梅子和凡凡出现在我的病床前，我诧异的脸上打满问号。原来她们听闻我的不幸，多方打听才找到这家医院，而恰好在中秋月圆之夜，学校放假就赶来看我。

那晚，她们轻轻地和我聊着离别后的思念，看到我虽虚弱嘴角却挂着微笑，父亲激动地拿出月饼和水果，直说她们来得及时，给了我中秋节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陕北那个地处偏僻的农场，我们曾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同窗生涯，那

里就像我心中的“香格里拉”，是我夜夜魂梦飞度的地方。我思绪跟随她们，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子弟学校、家属院、厂部……我津津有味地听她们叙聊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。讲到动情逗趣处，我满心喜悦，连伤口的疼痛都跑到爪哇国了。她们随即深情地说：“你好好静养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们一起回农场，上山去采蛇莓子和野樱桃……”

聊得正欢时，夜间值班的医生进来查房，看到母亲把一小块月饼递到我的唇边，医生风趣道：“这个中秋节过得有意义，你那月饼可比我们的都香，是用亲情和友情包裹的，小丫头，中秋节快乐哦！”医生用听诊器检查一番后，随即惊讶地问父亲：“你女儿伤口不疼吗？今天和她一起手术的13床，一个大小伙子，疼得让护士打了好几次止痛针呢，你女儿太坚强了，今天手术的医生都夸她。小丫头，你将来做什么事，相信一定能做出名堂呢，意志力的力量！”

我声若游丝地说：“本来很疼，我同学来了，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”医生诙谐道：“那你这种精神止痛法，我要向全院推广哦！”

那晚，撕心裂肺的疼痛，从伤口向全身蔓延，望着窗外那轮明月，熟睡的父母已发出轻轻鼾声，一股亲情的暖流像一层保护罩，帮我抵御住了肉体的剧痛对精神的侵蚀。

如此艰难的“割肉正骨”手术依然没能让我站起来。困于轮椅的我，在体味了太多世事沧桑和人生不易后，似乎也变得淡定从容了。我的双慈至亲在二十多年前魂归故土。在这个月圆之夜即将来临之时，在溶溶月色中，回想起那个中秋夜晚，我再次泪流满腮。

时 光

■吴 珞

这些年，也许是自己年岁渐长的缘故吧，很多事、很多人也能看开，也能接受，很多时候开始变得沉默，很多事遇上了可以一笑了之。每次觉得自己有度时，就回想起从前，10年前。

打捞封存的时光，会有一些心事牵出嘴角的弧度。我的文友，一个不惑之年的单身汉，天天说自己活不长，满嘴负能量，一年后和到他家做钟点工的离异女接上火，很快同居，奉子结婚，就安心过日子，专心写文挣钱养家。那精气神，哪有当初病怏怏的影子？

还有一个同学，当年以聪明出名，元旦聚会时发誓要出人头地，让大家监督见证。他也能拼，不是承包鱼塘养鱼就是培育蘑菇，很能折腾。近几年回娘家，见不到他了。据说为了躲债，去了云南昆明打工了。同学们说起他承包的鱼塘，起鱼前夕，他的窝棚被人从外面锁上了，塘里被投毒了，所有的鱼肚皮朝上全军覆灭。鱼塘全

是他借钱养起来，指望卖了就能还清欠款，还能落点辛苦费。哪知道被人投毒了，那时候没有监控探头，晚上的荒野地没有人知道是谁，报警后也没有查出来。借钱给他的亲戚不管那些，天天上门要债，出言不恭，还扬言要带走他的老婆、孩子。他只能带着老婆、孩子跑路去云南打工还债。村人说起他时一脸鄙夷，却没有想到5年之后，他们一家衣锦回乡，还清了所有的欠款，还还给点利息，那些当初逼债闹得最凶的反而在他面前低下了头，央求他带着去挣钱。时间真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，沧海都能变成桑田。

10年前，朋友的孩子刚出生在闭塞的乡村。现在，他自己会玩很多我们70年后不会的游戏。自己经营开心农场牧场，和人网聊，打王者荣耀，在网上网课做作业。从前的人和事，渐渐淡忘。再过10年，我们都老了，可供贩卖的资本，只是在时间里凝成的琥珀的旧事，在文字里，在梦里呈现，谁也抓不住流年！